

书人书事

大地和他的歌者

| 金 旻 文 |

受到爸爸委托,让我为《笈音》作序,作为一个早已偏离以文学为业的90后,我自感惭愧。爸爸的诗是年轻一代所陌生的一泓清泉,似乎与当下距离甚远;然而跟随爸爸诗歌的地理韵脚,我又相信,这样的诗,在摄影、绘图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,应该成为文字不会消失于读图时代的佐证。

生于长江中下游腹地的平原,家乡兴化以安宁的水域、丰茂的苇草和宽阔的天空,给了我们几代人栖居的家园。安详、没有风浪的日子,也意味着这里没有那么奇谲深秀的地质景观。因此,爸爸的笔和脚,便从西北的高原漫步到巴楚山景,又从内蒙古草原来到闽越村落。他曾经对我说过,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,无论是出于相貌特征,还是出于对阿赫马托娃的热爱,或者,是这句话中蕴含着爸爸对走出平原、走出安逸的浪漫主义的渴望。

爸爸对风、水和月亮的感知是如此神异,完全不同于“寒塘渡鹤影”式的传统江南书写。在异域的灿烂风景中看见粗砺的祖先和温柔的母亲,是他对山川的天然感应。他自然把这样的感应传给了我。在我刚接触文学的时候,他推荐给我的多是苏联作家,普里什文、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、艾特玛托夫,这些瑰丽壮阔的大自然书写,拓宽了12岁女孩的心灵世界,在县城的童年之中,除了有限的空间和学业压力,我还可以梦见牧

神,知道一些北寒带的树木和鸟类,听见经年的坚冰融化。斯拉夫文学可贵的自然主义传统影响了他,也间接地影响了我。

因此,每一次旅行,都是一次彻底的出离,而每一次书写,都类似于一次朝拜。由西北到东南,爸爸真的去了不少地方。从西北到东南,他追随着自然之母,是那些溪流山谷、花草树木忠实的歌者。在途中,他抛下的不仅仅是俗世生活,还有生活中的尘土,而还原清洁。爸爸是个真清洁的人,生于20世纪60年代,必然有些艰苦的成长经历,但他选择以诗歌镇痛,以文字濯洗,自我另辟一个世界。这是作为朝夕相处的女儿本能地感知到的。当他写作的时候,他就“已经失踪,被拐卖、抵押给了另一个世界”。他的“文学洁癖”是这样严重,以至于在读到这些描写的时候,我感到身处一个吉祥、清静、美好的天堂,而我们这一代人所选择的生活与我们的心灵,与之相比,显得嘈杂而混沌:

是怎样的热情哺育了纯净的诗人
需要多少鲜花去装点青春期的梦境
命运为什么在这片海陆之地
留下了我被风吹斜的身影

——《1994年春》

父亲把沿途的风景带回了家。在对家乡以及周边江南、江北一带的抒写中,我看到他的交游际遇,他的旧日回溯和一个里下河诗人的哲学

考量。父亲给我取名“旻”字,与扬州的“扬”同音,这几乎是我能想到的最精美、最重要的汉字了。要知道古扬州的概念并非如今的扬州市辖地,扬州为“九州”之一,包括淮河以南、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,见证了瑰丽的大唐,孕育了繁盛的江南文化,承载着运河的兴衰,扬州意味着文明和现代,以至于古代的文人不仅要“扬州生”,更要“扬州死”。因此,父亲笔下的苏南苏北,都仿佛带着扬州文化的那一抹月影。我们闻得苏北的酒香和洁白滩涂空气中的盐,也眺望到扬州城里的烟花青春、苍老繁华。

父亲经常提起一个叫“乌金”的村庄,这是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。从有关乌金村的描写中,我不仅看到了构成父亲人格的全部元素:河流、树木、芦苇丛、炊烟,还看到诗歌如何令一段记忆、一个地方获得真正的尊严。我时常听父亲回忆、描述记忆中的乌金村,我没有去过,也不必去过那里,但那里也悄悄地贮藏了我自己的想念和向往,有“挂满山墙的山药果”(《我还能说什么》),还有“田野里摇曳的花朵”(《记忆:乌金村的腊月》)。父亲的诗歌给了我关于土地最亲切和感性的认识,他在诗歌中获得了来自童年的启示,也通过诗歌,为记忆和土地命名。

《笈音》,金 旻 著,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,定价:68元

上架新书

《面孔》
东君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 49元



麦家说东君:他的文字有一种被旧家具染了的潮气和巫气。他的叙述给你带来的魅力就是让你离开现实。你看到的每一个场景,里面说话的声音,甚至闻到的大街的气息,都是和现实不一样的。

《人间好玩》
蔡澜著
博集天卷·湖南文艺出版社 68元



蔡澜为人幽默风雅,在这本散文集中,他以鲜活、生动的文字讲述他的所见所闻,与读者分享自己的识见。他说:“为了喜欢写而写,才是一个真正的开端。除了文字之功,还要够真、够坦白。”一篇篇的小品文真切动人,趣味盎然,渐渐地,会感受到一点一滴的生活哲学从文字中渗出来。

《古画里的中国》
孟晖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78元



数十幅中国传统绘画名作,作者放大画中一些物事的细节:身上的一件纱衣,身侧的一截画屏,酒楼上的一段栏杆,闹市里的一个店招,院落中的一带花架……并佐证以相关的考古实物,令人信服地带我们逼近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真实。孟晖的写作力图从这些细节和事物中,还原带着温暖和生气的日常生活。

《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》
韩松落著
中信出版集团 48元



作家、书评人韩松落精选22位中外作家的文学作品,用一个写作者的眼光看向这些作品,并将他的阅读体验融汇成一本深刻而治愈的读书笔记,告诉读者故事何以成为世界的“解药”。本书借虚构作品所讲的故事传达对真实世界的洞察,同时挖掘故事中隐藏的道理和哲学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我们的高光时刻

读《不可复制的高光时刻》

| 张 策 文 |

高光时刻,网络流行语,据说源自英文单词,是精彩时刻的意思。网络语言被很多人排斥,我倒觉得有些网络语言颇为生动形象,这大概也与科技时代追求即视感有关。高光与时刻连缀在一起,最亮丽的事物有了时间限制的遗憾或满足,这个词便更有了勃勃的生机。

而高光时刻这词用以形容某某人生的一段,似乎就更准确些。一个人的高光时刻,一定是他钟爱的事业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刻,是他的心愿得以满足,他的理想得以实现,他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刻。卢莹的新作名为《不可复制的高光时刻》,高明,贴切,吸引读者,值得点赞。

突然就想,卢莹的高光时刻是哪一时呢?是她毅然放弃相对稳定的工作投身公安文学创作的时候?是她获得新浪论坛“十大版主”“十大写手”的时候?还是她跟随公安部“公安文化基层行”小分队将如火的激情送往大江南北的时候?

著名公安作家武和平先生,曾经创造了“字儿警”这个词,用以形容耕耘在公安宣传文化战线上的人们。这个词简单而诙谐,有种苦中作乐的自豪感。但在凡事讲究规范化的今天,“字儿警”略显随意了,在公安战线,其实有很多的文字工作要做。写报告的是不是“字儿警”?做记录的算不算“字儿警”?所以,宣传文化民警的称谓已经确定,其重要性也不断在提升。而就此说到卢莹,当然是一位优秀的宣传文化民警。

《不可复制的高光时刻》,是卢莹

的第三部著作。非常有幸,她的第一部书《铿锵玫瑰》和第二部书《沈城警事》,我都拜读过。三部书如同文学路上三个扎实的足迹,标注出卢莹的写作经历,也记录着卢莹的心路历程。公安宣传文化的工作不是轻松的,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警种,而只是一种符号或一种标签,它往往需要贴上了这个标签的人要和一线民警一样冲锋陷阵,然后再在卸下盔甲的短暂时间里,让头脑冲上第二个战场。体力和脑力的交替作战,支撑自己的只有精神和毅力。这种精神和毅力来自对文学的热爱,更来自和战友们感同身受的深厚情感。文化人与警察的身份融合,使他们的工作更具使命感,也更有奉献精神。

这种奉献不是轰轰烈烈的,而是悄然无声的。只有当你有过在深夜别人都睡下的时候打开电脑的经历,你才会体验到这种奉献的艰苦,与这种奉献的愉悦。

这些年一直见卢莹在忙,在部里,在省里,更在她的家乡。常常在这里那里碰到她,只来得及握一握手,简短地问候两句,便又各奔东西了。公安宣传文化事业这些年蓬勃发展,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忙碌可想而知。卢莹的新作品一篇篇地发表出来,写英雄的事迹,写自己的感悟,写供人警醒的案例,也在难得的闲暇时写写山水花草的姹紫嫣红。收录在这部《不可复制的高光时刻》中的,就是她这几年的新作。读罢掩卷,总的感觉文字仍旧清新,笔调却在稳重中更见幽默亲切,对公安事业的热爱,则

更在内敛中显出了深沉厚重。读卢莹作品,如与聪慧的邻家小妹交谈,轻松活泼里时显睿智,也有深刻而清晰的思考,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悟。

如果单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而言,他的高光时刻也许就是一部新书出版,而且受到好评的时候。但从一个公安宣传文化人的角度看,这样的高光时刻并不足以表达出作者内心的丰富世界与追求。他们的身影,永远站立在公安事业的大格局中,是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中的一枚螺丝钉,一滴润滑剂。说得更准确一些,他的命运、他的荣辱,应与国家的命运、事业的盛衰紧密联系。我们从这个高度来看,卢莹的高光时刻,在她投身公安文学事业的那一刻,在她获得荣誉和表彰的那一刻,更在她笔下的那些英雄事迹让读者心灵撼动的那一刻。而卢莹的高光时刻只是这支队伍的一个缩影,因为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,在这支队伍里,有你,有我,有他,有属于所有人的高光时刻。

曾带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研修班在苏州进行社会实践活动,卢莹闻讯从宜兴赶来,大家相聚在夜幕下的苏州河畔,酒酣耳热,卢莹笑声爽朗,热情尽放。那一夜谈文学,谈工作,也谈家庭。说起来,那也是高光时刻吧,一群宣传文化人的聚会,也是前行路上的加油站,是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忘却的美好记忆。

《不可复制的高光时刻》,卢莹著,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,定价:45元